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二

公子之美 贈松平賴利

古來公子王孫之譽。重當時。名垂後世者。以其德耶。以其富貴驕蹇耶。如以其富貴驕蹇而已也。自周末以迄今茲。公子王孫。以千萬數。亦有富可敵國。勢可炙手者。率皆名湮聲

歇而無傳。而戰國則稱孟嘗信陵。漢室則稱河間東平者何哉。彼田文無忌。修小恭小信。而終負大疵。然則獨有漢獻二王而止耳。二王皆讀書好古。恭謙醇謹。忠君愛國。爲善以爲樂者也。是以富貴福澤。與漢相爲終始。而名譽至於今益彰。今公子名聲藉甚。無貴無賤。皆能稱其賢。余去冬遇於國中。謙謙下人。甚於白屋。肫肫懇懇。使人不覺自醉。而公孫沐浴父德。稟承父訓。又階庭玉樹。不獨東

平小侯足佩印綬而已既已世濟其美而又
惇其典而肅其禮進其德而修其業則百世
流芳與二獻鼎足矣勗哉

三鏡　自扁其堂

以銅爲鏡可以鑑容貌肅衣冠以古爲鏡可
以辨幾微愼思永以人爲鏡可以審從違徵
失得徹內徹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
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
子瑜髫年失怙未聞家訓昧昧而行荒忽牽

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

關帝廟額聯

正誼明道。自許正誼明道。君臣朋友。皆有却分。不得就謀利計功上分之

亦自無妨

金可損。印可捐。軀命可捐。惟以正五常之朋友。許難興。沛難興。荊益難興。止思明萬古之君臣

仁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以保

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責。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吕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鮪鱔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是亦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槃事吕求合乎義。則土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

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即所為義矣。羞惡之心。為義之端。儻未嘗慎之於始。而不勝憤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

禮為仁義之節文。天倫之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或者以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異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惰媮。氣揚視低。以知姦回。有諸内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

步中肆夏。尚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智

知為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為乎易切近。人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㠯察察為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㠯利而昏之。是豈其知弗若歟。

信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齊而埒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荀息之不背其君者。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公子。心許徐君而脱劍。呂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敬五首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輿也。然則為學之道舍

敬何謹哉。不獨士大夫爲然也。蘭陵令學業即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二

敬爲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爲禮之輿。是禮繇敬以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以之自強不息。奈何忽諸。

三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慝。莫甚於慢。故曰。

惰慢則不能理性。君子曰禮存心。豈徒然乎。

四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五

敬之時。義亦大矣。非謂傴僂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内曰敬其心。外曰致其事。孫卿曰。敬職無曠。敬事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

然。

誠　應近藤定久之需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忒。表裏一致。敬信眞純。徃而必乎。故曰君子誠之爲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事君。則誠爲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誠爲尤亟矣。進達善良。屏絶敗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

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焉有誠而患其不明者哉。

謙

書云。丼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以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滿而福謙。地道變滿而流謙。故曰。謙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爲。愼之愼之。

謹

謹者如鹽梅之於五味。無所往而不宜者也。

曰之淑躬則曰醇謹曰之居心則曰敬謹曰之勵行則曰謹飭曰之愼言則曰謹信至若畏首畏尾則葸也。非謹也。

毅　應酒井純常之需

孔甚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逡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矣。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爲之士也。儻蘇是而進於學焉。則爲曾子之所畏。而邾射之所信。無難矣。

鑑

人無於水鑑。以人鑑。此聖賢不易之論也。然水至平。吾以居吾心焉。水至清。吾以濯吾德焉。安在其不可爲監也。

恭敏

氣餒者自畫。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愼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詡。今有材能頡頏。又敬事而抑抑自持。儻當路者知所以教育而甄別之。不幾可用之才也乎。

積誠

余初見之。次年即乞余書。至今踰十年而未之應。不怒亦不怠。而請之不已。可謂誠矣。可謂誠之積矣。推是心而尊德好善。其有不進於賢人君子之列者乎。故爲之書。

明強

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曰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

之功極而至於己百己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少有疑（有訛誤）則蔽者盡徹。制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儻曰生質諉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曰獷悍暴戾爲強者。則不明更甚矣。

訓忠

忠之時。義亦大矣。而大臣之忠。則與小臣異焉。大臣者正己。物正而潛格其君心之非者也。至於輔幼主。抑又難矣。豫養君德。使其君親端人。見正事。而便佞技巧憸邪之徒。不得

進焉。吁亦難矣哉。非辨徹底誠心。未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閑邪

他人教人。必從高遠者驚人。吾之教人。必從卑近者始。然未有去麓而陟巔。舍近而涉遠者。

教子

先賢有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今人但思積金以遺子孫。所見亦淺矣。

詒孫

詒孫之道。亦多端矣。或遺之金。或遺之書。司馬温公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斯詒之最善者矣。

遜敏

贈松平賴道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其志者。謙受益也。務時敏者。敏則有功也。厥修有不來者乎。

獲古　應白井伊信之需

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令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爲方員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勸與

敬敎勸學。建國之大本。與賢育才。爲政之先務。寧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糅之矣。欲求政敎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

誠齋　贈奥村德輝

世降俗薄。生質漸漓。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築鞏固。則堂構壼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予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於世俗。遠矣。繇是全其誠而不已。其何所不至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予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顧諟在茲。其勿呂儇巧琢之。

智勇

古人云。世間何物最益人神智。曰莫過於讀書。蓋讀書則理明。理明則不期智而自智。理明則無左右瞻顧。擔當自力則不期勇而自勇。故曰。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然此不可以他求也。尋古人已決之疑。而決我之疑。討聖賢已成之事。而壯我之骨。孰有過於讀書者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有味乎其言之也。

一貫　應嶋田守玫之需

聖人之道。未有不一者也。一則未有不貫者。

也。二三則非道矣。堯舜之惟精惟一。孔子之一以貫之。正乃相傳之意。彼岐途錯出。豈得謂之道哉。然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也。學者宜深長思矣。

忠恕　同上

盡已謂忠。推已謂恕。固也。此已果易盡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之所華。於斯有歉焉。尚得謂之忠哉。老老及人。幼幼及人。即盡其已。而推之耳。乃有舍其在我。經營分

外謂之何哉。

勝齋

帝堯曰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已。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畧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蘭陵論將畧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嚴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靜觀 贈山田正吉

人之所以多誤者。恒係動與躁耳。若夫一心澄徹。衆勢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以是夫。

敏慎

天之降才。亦甚異矣。敏者見事風生。或失則躁。慎者長慮却顧。或失則葸。若夫慎密鎮靜。而能迎機導竅。英俊果毅。本之持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謂好學而已哉。

鹽梅

明主際會。若作和羹惟鹽惟梅。斯足爲鼎鼐之光矣

廣益

孔明今古絶才。其爲相也。集衆思。廣忠益。吾故以顏斯堂也。

進思

應白井伊信之需

昔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欒武子。武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治官事如家事。言於晉國無隱情。楚主數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世爲

盟主也。然則忠也者。社稷蒙其休。而子孫被其澤。人亦何憚而不為之也哉。

景虞

舜發於畎畝之中。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道。有為者亦若是。故曰舜人也。予亦人也。孰謂虞之不可景乎。

益廣　贈赤林重政

所貴乎為學者。所以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藉此以為進取之地。而公卿

大夫士之子為宂。函丈之席。為益更大。古語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以深長思矣。

專致　贈藤田貞固

夫奕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尚不能得。況學道為天下大業乎。聞足下篤志好學。不以死生為意。可謂有志之士矣。因以此勗之。

邈齋

唐孫思邈以醫名世。追蹤俞跗扁鵲倉公華

佗專以救世爲心。不計其他。積久活人最多。其德通於幽明。今清水仙菴長於丈墨亦以此寓其仁術恒汲汲不自逸曰。吾以救世也。余故顏其齋曰邈齋。亦欲仙翁之德侔於思邈爾。

剛大

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

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怨。彼君子亦何爲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雎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眦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恭儉

恭儉者。人君之美德也。子輿氏曰。是故賢君必。恭儉。然有禮者敬人而導諫者呂爲失體

愛民者撙節。而汰侈者以爲吝嗇。自非介君讀書好古。灼知禮道之當然。能不爲宵小所移奪也哉。

要覩

要覩南澥窺衡湘。此坡公尊崇昌黎之辭。今日與南澥相對。得趣不更深乎。覩乎澥者難爲水。然歟否歟。

王樹　贈大田資真

謝太傅內集。羣從咸在。太傅曰。子弟亦何與

人事而必欲使其佳。從子玄應聲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砌耳。太傅大悅。是則然矣。吾謂雨露滋之。深根以固之。護其雪霜。而毋使斧斤得近焉。庶幾栽培之道乎。

漱芳　應得齋谷重代之需　名抹茶壺

百卉之芬芳。在花與實。惟茶則在乎葉之萌。在花者。花落而香隕。在實者。菓盡而香渝。惟茶則切以龍團瀹之蟹眼。玉椀擎來。素甆傳送。先輩擎乎鼻端。親炙在乎脣齒。歷乎喉舌。

沁手心脾與漱之間。津津乎其有餘味。清芬耳美久而不歇。神爲之爽。目爲之明。固非凡卉之所能庶幾也。是以雅人韻士。其湛之也過於酒。甚者有七椀喫不得之歌。有以夫。

詠歸亭　應鍋島直能之需

古今爲學之人。不必研精則或乏春風沂水之致。蕭踈則或難致知深造之誠。河南程夫子。既有得於濂溪先生。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趣。斯所以上接千四百年之傳以

開來學也歟。

直內軒

晩近之世。類皆好名。騖乎名。則方其外者有之矣。未聞其有直內者也。直者不阿不撓無偏無倚。在心爲正。於德爲中。其身有不修者乎。於是齊家而家齊。於是治國而國治。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

名敎樂地

天朗氣清。邀朋友選勝。無問雅俗。皆知其可

樂矣。甚者、傲歌掄役。桂酒蘭漿。耳厭鄭衛之音。目眩靡曼之色。口飫腐腸之藥。日夕無已。曾莫知其非。又其甚者。汲汲於貨利之場。營營于聲勢之途。貪淫樂禍。禍患已胎。釁孽已著。而猶不自覺。吾不知其何樂而爲此也。昔漢世祖政事稍間。手不釋卷。太子諫止之。世祖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固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矣。

江亭餘興

余昔年嘗燕飲是齋不速而赴主人呂公務
未歸而他客無一至者仍命掩關靜坐門無
剥啄樹影參差清風徐來簷敲鐵馬因誦唐
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之句一枰在
側閒敲棋子其聲錚錚然擎盃啜茗饒有
佳致恍然六宜之棲矣少焉笛聲嗚嗚初聞
在遠俄而嘹嚦滉瀁如出足下推窻視之見
一小舟飛來漫櫓自速短笛無腔信口而吹
倏忽間已入雲際矣因見峯巒萬疊青青入

戸。澄泓一練。濛濛滌襟。此樓雅宜讀書。奥典梁兩國。綿亘長虹。控扼百州。崢嶸萬雉。居然一大都會哉。有頃。遊船如簇。隨潮而進。士女笑言。玄黄綺靡。酒肴雜沓。歌鼓喧闐。門人徐摘其瑕疵。譯者徒誇其富麗。舳艫相銜。則蒲圻江上。肩摩轂擊。則臨淄市中。應接不暇之間。而主人已至。歴叙其候迎違慢之愆。衆賓咸來。各致其疎遠温存之語。四體敝於嘉禮。兩筋困於佳殽。身滯筵中。心馳江上。欲如先

時寧靜之趣。不可得矣。勸酬交錯。杯酌難勝。酒闌而散。猶有餘興耳。

向在席間。神情酣暢。因共乞作一短引。以敘其事。已諾之矣。然七十之年。目力腕力。昏昏綿軟。遂疎慵至今。每每自愧。今復欲續此勝遊。見時懼無辭以對。不得已。聊爲塗塞耳。眞足爲懶人發一大笑。

書扇與小宅生順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
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
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
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說與註疏合。意古相
傳如此。今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
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茅山道士
之軍法哉。偶閱此。不覺失笑。錄奉

與片岡秀元

清酒比聖。濁酒比賢。所以尊醴酥也。三杯軟

飽後。一枕黑甜餘。所以狀酣適也。華胥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所以寫亡機也。自余與片岡作大夫遊。稱揚美酒。不啻口出。然能飲而温克。未嘗見號呶之態。亦既酕醄矣。詰朝則夙作興事。未聞以酩酊妨公也。殆有酒德者歟。

與洗衣老姥

王羲之居會稽。有山陰老姥持六角扇市之而弗售。右軍取扇。各書數字。而姥慍。余今年

寓日本衣粗垢敝。欲求和灰紉鍼之人。雖倍其值。呂倩居停及隣母。無有應者。最後得是姥。爲余勤勤浣洗。酬之以錢。而辭詰其故。但欲得余書二幅。亦大異山陰老姥矣。故欣然爲書之。

文義如流水

文義如流水。如積雪。因方則爲珪。遇圓則成璧。隨地制形。不可方物。有不可顛倒不可改易者。如適閒聊適所問鞠躬如也。如也二字。

易焉字乎字何如。就擧入公門一節全是兩如字。摹擬形容聖人敬謹之心。非眞實鞠躬也。乃與鞠躬相似。非眞實不容也。恰像不能容的一般。兩如字。如畫工。何等生動。若作如鞠躬。趣味便減了。然猶不背戾。若作不容如。便說不去了。顚倒之不可者。若作鞠躬焉則訓誨之辭。告誡之體。若作鞠躬乎則心口自商之語。語意俱在入公門之前。下句湊上。便不合沓。此改易之不可者。數者均非記事之

體也。如明問兮字些字。同是綴添之語。易之未爲不可。即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易爲巧笑倩些。美目盼些。素以爲絢些。亦說得通。就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易爲偏其反些。室是遠些。無有不可。至於乎字於字乎字。在句中者。大槩相同。易之俱可。然亦有易不得者。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乎字易不得乎字於字。吾無隱乎爾。雖可易。然少曉諭唱歎之

致。王立於沼上。易于字則可。易乎字不妥。無慼乎王之不智也。易于於字則無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易不得于於字。在頭上者。亦易不得。偶舉數端。皆如此類。

書蕪若蘭畫軸後　應太田資政之需

仇十洲英。丹青妙天下。其摹倣前人筆意。鬚眉生動。點染逼真。荐經離亂之後。聞此蹟殆絕矣。余家藏數軸。僅携一博古圖來。其餘不飽蠹魚。必成蛺蝶。有一西園雅集圖。絕佀

南宮。至今思憶。適見此圖。璇璣織錦。霓裳羽衣。宛然松雪。無有毫髮差池。恨老眼瞇糊。拭目諦觀。不忍釋手。因誌其後。呂賀之賞鑒家云爾。

書讀書樂卷後

讀書之道。理乎心性。通乎神明。不獨元士庶士。日於此孜孜焉。而天子公侯卿大夫。有治國平天下之責者。於此爲尤亟矣。先儒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知不讀書之爲可憂。則知讀書之洵可樂也
已。輓近世治不師古。輙有馬上得天下之意。
上不以聖王之道勵俗。下不以聖王之道自
勵。風俗頽敝。良可惋歎。果能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乎。余罹中國之亂。飄泊舟
次。於今廿年。四澥空囊。絶無書史。廻想縹緗
插架。牙籤萬軸。居然夢境。而且市井喧囂塵
氛雜擾。無冬無夏。碌碌不遑。欲如羅鶴林唐

子西詠歌言笑。晤對無非聖賢。泉竹禽花。會心皆成學問。迥隔仙凡矣。若余飄零偃蹇。圯泛塵塗。固無足齒。士大夫幸有其地。有其時。有其遇。有其資。益當於此尋味無窮。翼贊巖猷。光於千古。猗歟盛哉。若㠯其他嗜好雜之。則光陰電駛。不大可惜乎。因錄讀書四樂。及羅氏山林幽致。附贅數言。而爲賢明者勗之。

書小李將軍畫軸後

小李將軍名昭道。父子皆爲名畫。而其子更

勝。歷代咸稱小李將軍。唐玄宗時。目爲至寶。其畫多不落欵識。惟工於畫者能別之。後更求甫麗勛黃巢之亂。遂多散失。明朝嘉靖初年。書畫名家云。徧海內止有三幅。其一在太倉王元美家。其父王公　諱忬。爲直浙經畧。嚴世蕃懇求此畫。王公怯而不與。世蕃懇請不已。王公不得已。屬仇英臨摹一幅饋之。其後世蕃門客。門客。唐山謂之陪堂帮閑蔑片詣王公云。明公前餉東樓畫。東樓不識眞贗。甚喜。僕不敢指其

疵類。茲就明公懇乞二千金。僕終不敢言其贋處。王公云。此等妙畫。乃云非眞耶。門客憾憾而去。遂嗾世蕃。世蕃因事。中傷王公。王公大羅寃慘。其一在豫章嚴相家。今不知淪落何所。其一則此是也。

先生愛惜此畫流離漂泊未嘗去身今見存焉

題安積覺逐日功課自實簿

學者用功。須是漸進而不已。日計則不足。歲計則有餘。若一暴十寒。進銳退速。皆非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亦可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儻自矜捷足而弗馳弗驅。則駑馬先之矣。今爲爾嚴立課程。自非疾病及不得已禮際應酬之外。須逐日登記。朔望則溫習前書。必令成誦。若其中無故曠廢。亦於朔望之次日。稽考皆責。名曰逐日功課自實簿。每晚送簿填注。毋違毋怠。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三

筆語

加藤明友問曰。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

先生答曰。朱子之注不可廢。禮呂陳澔。易呂鄞庠。今按一統志寧波府學校有鄞縣學鄞庠蓋謂之也尚書用蔡沈此其大畧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況

臺下經國理民。以愚言之。爲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爲體。何物爲用。

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以不忍人之心爲體。不忍人之政爲用。

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

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爲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己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
乃何物哉。
答。貴國專言太極。既以心爲太極。則舒慘者
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
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
儒過於夫子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
答。即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
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

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

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千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卻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

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眞。絶無一毫私僞。惟知父母爲

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其形象昔人有
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
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

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倣之。
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
所不雅言。

答。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
至若陽明之事。偶擧其說良知是赤的。曰爲
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明

也。幸勿深疑。

林春信問曰。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

先生答曰。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擧義也。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高攀龍。劉念臺。其諱如何。

答。高諱攀龍。號景抑。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諱宗周。號念臺。順天府尹。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

答。水火玄黄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

謂一品二品三品。何以分別乎。翰林學士
其位級如何。
答。所言三品已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
至於錦繡花樣帶。逐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
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
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以溶霜爲齋號。溶霜二字。其義如何。
答。僕幼時於書窓之下得一夢。有夜暖溶霜
月。風輕薄露氷之句。因以爲齋名。亦未知其

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

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佗塗之態。台兄乃目才子少之耶。少陵保房琯比羣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

答樂府固協於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仄之譜。蓋以此于絲竹而爲之也。

林春常問曰。二百年前。我邦之人入貴國。遊西湖。見林家之梅。蘇堤之柳。詠詩而去。今果存乎。

先生答曰。和靖之梅。此君家物也。放鶴亭至今無恙。東坡之柳。相傳以爲風流學士之所爲。殊不知子瞻大經濟大惠澤。比之王荊公相去天壤。

野節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已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然誰適從乎。況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

先生答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懈體矣。

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様也。況才畧又萬萬不及孟徳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有富民有貧民而不一矣。富民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豊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

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

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以禮節之。貧民當以省耕省斂以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騋牝三千。張全義爲河陽節度使。令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擧行。不爲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

朱晦菴所傳大異

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爲作文之資耳。非所㠯爲詩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㠯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畧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

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
參考而可乎。
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
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
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荊
棘。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今者自顧增慚。尚敢
失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毬樂。後終戰伐之
功。爲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

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

答。古樂之不入耳。魏文侯之賢。尚惟恐臥。齊宣王非能好古之樂。直好世俗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古明朝古樂。特備其數耳。宮中之所演者。皆傳奇雜劇。出相扮演以資諧笑。賢者取以為鑑。非能陶鎔性情也。魚龍角觝。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古樂也。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躐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永太守問格物

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至晦翁說出窮理來。其所行曰居敬爲本。窮理居敬工夫。雖非旦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

答。前答吉永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曰。臨民爲業。曰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曰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竢。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

與本等。何時何事。可曰少得。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陸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

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

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耳。危坐即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

答。拜者鞠躬。即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稽顙。已與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以蹱著尻。以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爲之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下至士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愼。患明辨如何。

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箇甚底。習又習箇甚底。愼思明辨。卽是此中事。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

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乎。

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爲龍爲光。大全如今俗謂寵晃云云。寵晃何等語。

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

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澤被萬
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一意。為妙。高明
以為何如。光。如光降光顧寵。如寵臨寵貺。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尚
文則其弊為豪奢矣。尚質以示節儉則其
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
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
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

答。凡為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

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豢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

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閒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石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

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
又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
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以末節而圖
治。是猶理絲而棼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
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
以爲治乎。若乃理絲而棼之。則遽解其結
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
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

自化。無優柔癖痍之嫌。但在有志者求之。有心者討之耳。豈蟲蟲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

答。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言作文爲主。如所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臣。馬臣常。復社主盟也。周勒卣。徐闇公。彭燕又。宋上木。杜仁趾。陳臥子。幾社主盟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劇。全是各家父兄延

師教子之事。校讐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李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至于日本乎。

答。三四日前致書與村顒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怯周摅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

陋。非無此意。但見貴國人意思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既已剃頭辮髮。其心從虜。雖築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

答。吳三桂武人也。世冑也。文章之士之爲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尚葵

之輕薄卑微。而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
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甡。鄭三
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
之士。皆賜諡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郎。
無賜諡乎。鄭漪不知而不載乎。

答。劉念臺盛談道學。專言正心誠意。其爲大
京兆也。非坐鎮雅俗之任矣。而其伎止於如
此。性頗端方廉潔。而不能閑其妻子。鄭三俊

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後為大冢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而無其僻。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惜乎時不足且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為矣。王侍郎為浙直經畧。其事在後。

問。施邦曜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謚之中。

答。施四老為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從家兄曰。汝領教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

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

答。明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明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

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為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

為進身之地耳。一為科目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群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韃虜能取之也。諸進士驅之也。進士之能舉天下而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

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為乎

來莫知所以方欲作數字以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快快。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爲翰林。或爲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校。校即有孔廟。皆倣闕里之制乎否。

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倣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行狀。亦題碑石乎。

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芟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爲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即以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爲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以爲作傳賜謚之地。乎。

問。謚則門人尊師爲其先生。亦然乎。不然

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允愜與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

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

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降者。

問。不諡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

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

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呂忘生徇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

答。水至柔。而人多蹈而死焉。色欲至爲未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呂陰陽不接

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年保嗇之功

問裹脚者古所謂偪者乎

答偪也縛也行縢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

答行纏者俗名搭膊又曰料繳邪縫之可大可小即褁也

木下貞幹問曰毛孫繼子其義如何

答養子之子即序於諸孫之列俗曰討兒不

討孫蓋言養子爲討皃子也。毛孫者義男之
子也。繼子有應 平聲 繼。有命繼。長房次子。理
當承繼。故曰應繼。長房無可繼之子。則及次
房。次房無可繼之子。則及再次一房。親兄弟
無可繼之子。則及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屬已
盡。而無子可繼。則及疎族。不分賢不肖皆曰
應繼。天子諸侯。雖大畧相同。而微有不然者。
以宗器至重。不論二弟三弟長子次子。按牒
而取之。無有不應者。惟大臣無識見。無擔當。

愛身畏禍不顧宗廟至重但得一人為主器而已是故繇親及疎亦如士庶之家命繼則死者平日已某子為賢臨終有命其人與其人一同承嗣故曰命繼不論親疎除長子外亦不論長幼躐等而繼之也亦有平日愛之教之撫養成人在生時即命與應繼其人一同奉祀者亦是命繼但不得越族而及疎遠越宗而及異姓繼者續也某緒將絕而復續也故曰繼也

安東守約問曰。師於弟子。猶君父於臣子。門生守正。雖不知中國之禮。豈不知本國之禮乎。初見吕來。過於優待。然教愛勤惓。頓忘輶褻。且吕言語不通。屢請不許。若強之則恐勞老師。故每事惟從尊命耳。

先生答曰。師道誠尊重。禮曰。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三者並尊於天地之間。故事父有隱無犯。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者與父同致其喪。

也其於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
受業之師也此古道也行之於今如龜毛兔
角矣今賢契崇儒重道再三諄諄不倦方呂
師生爲稱亦何可遠尊卑比之位使足下僕
僕拜於牀下哉非矯飾也非虛僞也他日相
與有成或者酌量古今之宜而處其中可耳
大明近日呂制義取士鮮言行誼弟子之視
師如途之人師之視弟子如賓客未能如古
之道也賢契言之切切豈有忘分不自簡處

不必過爲簡點。即成禮之後。師徒相與之際。亦宜以和氣涵育薰陶。循循善誘。非能如嚴父之於子也。

問。願聞師教弟子之法。及弟子事師之禮。

答。師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無所爲法也。弟子事師。惟以傳習敬信爲禮。其他皆末務也。

問。弟子稱師如何。

答。尊老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

門孫某頓首百拜不尊其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晚學生某頓首拜。百拜最親最敬。頓首百拜次之。頓首拜疎矣。門生之父兄尊長。得稱其師曰老師門生之弟亦得稱之。其子其姪與卑下之人不敢也。

問作詩文。

答。所貴乎儒者脩身之謂也。身既脩矣。必博學日實之學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如

比干孝如伯奇曾參亦冥冥汲汲而已。故作文爲第二義。至於倣詩。令詩不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于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故程子曰。爲之大足喪志。

問。前日奉教曰。正字老師之家諱。門生名守正。改正字爲拙字如何。伏乞賜呂嘉名。

答。古人之諱。家諱不出門。前將大名。另易拙字。揆之人子之心。極感敬愼之意。然於省菴

之義不合。故欲賢契仍舊耳。況呂我家諱而
亦欲人諱之古有李彥爲督府而其父名好
古。因彥弁諱硯爲墨池因古弁諱皷爲皮綳
適有參軍名李彥古。二字俱犯其參軍書手
板曰。荊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綳。謹祇候參
世目爲笑李彥喜曰。奉人當如此矣。今者不
侫之意殊不然。既賢契諱諱於此或仍用守
字下易一省字何如。若竟用省菴二字雖古
亦有字行之禮然稍覺不恪耳吾輩今日還

往筆札。若他日有重見天日之時。未必不達之當宁。爲名公碩輔之所評騭。不得草草而已。盛情謹心領之。於二者之間。權宜可也。呂字行者。但名方可。如胡敬德郭子儀之類。如省菴殊不但名。若於不佞處。呂字。而他處仍呂名亦非也。

問。俗有言誠意伯識書之應者。未審眞僞如何。

答。誠有之。不佞曰人事爲主。其恍惚渺茫之

事。不入言論。卽曰讖言之亦甚佳。金明見水有奇緣。會合樵中非偶然。戡亂武功誠已異。克襄文治又中夫。何等親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頭雖下一人。耳之下草頭下加酉字。又一人字右著一卩。合爲鄭字。是國姓入南京之驗也。

問。老師此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

答。兩年在厦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郞張玄著諱煌

言者留之不佞不肯留云尚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們在此作何事日本人聞之亦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漁亦可。然捕魚舵梢。與刼盗無二。不可為也。若坐而日縻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刼舍擄人質子而求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食欒人之食。皷人之子之骨而可為者。故決

意來此。彼衆人大爲駭然。因曰年翁一人留
不住。我等尚想做甚事。如此剥民。而曰救民。
吾弗信也。如此殘民。而圖恢復。吾不知也。
問。朱陸同異。不待辨説明矣。近世程篁墩
道一編。席元山鳴寃錄。其誣甚矣。然尊德
性道問學。陸説亦侶親切。奈何。
答。尊德性。道問學。不足爲病。便不必論其同
異。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是
朱者非陸。是陸者非朱。所以玄黃水火。其戰

不息。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陸或從水。從陸者須一步一步走去。蘇水程者一得順風迅速可到。從陸者計程可達。從舟非得風累日坐守只且到京爲期。豈得曰從水非。從陸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也。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爲宗主如何。

答。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

衣冠。是其病也。出撫江西。早知寧王必反。彼時宸濠勢燄薰天。滿朝皆其黨羽。文成獨能與兵部尚書王瓊。先事綢繆。一發即擒之。其勳橫水桶岡浰頭之方略。與安岑之書。折衝樽俎。亦英雄也。其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爲異端。

問。薛文清公讀書錄之外。別有作乎。其文只見貓說等數篇耳。恨未見全集。

答。薛公諡文清做官極好。直節不附權璫。个品好。文不在多。諸葛忠武。止數篇。足垂萬古。張睢陽忠節震世。其才一覽成誦終身不忘。人有問之者。某事在某卷第幾板展卷即是。然其文亦不多見。一臠足矣。

問。方正學先生。幼時人謂之小韓子。其文足比昌黎先生否。

答。韓昌黎大而有用。方先生執而不化。大不如韓。韓昌黎惟撰淮西碑。譽宰相裴晉公度。

而抑李愬不足以服人耳。餘事俱可。後人又尤其上宰相書爲干進、未亮也。靖難之激、方先生得君之專、彷彿齊黃、而不能運籌決勝。但非通才。

問宋太史、方正學、優劣如何。

答。各有其妙。宋景濂之博洽。方先生之端肅。皆未易才也。其人品、則宋不如方。故其後宋生孫愼而貶死。

問大明光祿大夫、當漢唐何官。

答。漢唐之光祿大夫官職也。明朝之光祿大夫。勳階也。凡官有勳有階。惟一品進光祿大夫。此外有光祿寺卿則官職矣。明朝之光祿大夫。視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處三公之下在九卿之上。視唐之平章政事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

問。老師在交趾。拜監國敕書。其儀云何。

答。大明制敕至守土官朝服。欽差官吉服。迎入。香案供奉。而後開讀。則有拜禮。今不佞東

西南北無可供奉不敢當拜禮親王監國其制與天子同巡按各道俱欽差巡撫雖係欽差其官銜無欽差字様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府縣俱守土官

問殿下之稱如何

答明朝自太子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一槩俱稱殿下別其為宗室也前代同姓異姓諸侯王皆無之

問監國魯王行在所在何地先師得見否

答。前在南澳。故至厦門。而不得朝見。舊年已
在金門。去厦門。一湖之隔。
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
答。寒族多為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
文公子為徽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
像賛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闔族俱欲附會。
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能惇
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尚不
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

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實墮其家聲。更不聞欒郤之冑。降爲皂隷乎。

問。揚秉三不惑。學者所當宗師守約。常欲守之。

答。堯百榼。孔千鍾。無害於酒。及姜女來相宇。無害於色。周公受分獨多。古今稱富。無害於財。陳仲子能絕四者。獨與其妻居於於陵。然濟得甚事。眞聖賢大豪傑。却不在此中尋求。

問。由布惟長奉書光師稱頌高義其人質美而好學但今年五十。有扞格難成之憂爲可惜耳。

答。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不俟年六十二。一日不肯釋手故詩詞絶不拈着因質性愚下無暇及此耳。五十歳比不侫少十二年。謂之丁紀何謂老而難成。貞好則無有不可成也。癸元定之年。長於朱夫子初時爲友。後來遂執弟子之禮何日至今稱爲晦庵高弟。又曰。

不佞見典籍竊自傷心毎毎涙下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劉元海異國人猶曰一物之不知君子之羞也不佞竊自恥其言若老者一日不放鬆少者更力加精進自然足以揚名天下後世必不若不佞之老大無成也

問易繫辭註匡郭二字其義如何

答兩耳之外稜亦曰輪郭耳無稜曰聃所以老子名聃可見輪郭者外周之義註錢者以

孔方爲郭亦非也。彼曰輪爲圓轉之物故曰
郭爲孔方耳總之。輪郭二字連讀爲是郭必
不可言在內也肉好二字亦然言已與文皆
好也。註者之多訛如此。匡郭二字不連或曰
匡或曰郭總是外周也。天地如物。而我之道
爲匡天地如人民。而我之道爲郭範者天地
不能改於其度圜者天地不能越乎其域匡
正也。此却不作正字解成人之歌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則蟹之大殼爲匡所謂介也器曰

筐目之四圍。曰眶。均是周圍之義。郭者錢之
外周也。曰輪郭肉好。輪者外面圓稜。郭者內
中方稜。肉者錢之背。好者錢之字。然城外之
城爲郭。但非內中方稜總之。匡與郭俱是外
圍。但匡有外圍端整之義耳。一匡天下。只作
正字解。亦未是。桓公稱霸。則天下諸侯。俱束
於霸圖之中。而整肅之。則亦是外圍之義。
先生謂守約曰。讀書如酒量。有能飲一石者。
有不勝一勺者。各當自量其力。若騖多而不

精熟與不讀一般。不如簡約爲妙。倘過目成誦。自當博極群書。

又曰書讀得多。讀得熟。自然筆機純熟。不見夫蠶乎。功候既足。絲緒抽之不窮。自然之理也。

又曰。蘇子瞻聰明絕世。讀書每百過。或數百過。今人聰明不及子瞻十分之一。乃欲日涉獵遊戲讀書。如何得工夫純熟。工夫純熟則古人精意。皆在心口中。筆頭上揮灑立就。

又曰。韓文公雖有可議。然其功甚大。則其小者可原。文公處六朝之後摘章繪句。獨能起八代之衰。使後人知有聖學。其小疵不足推也。

又曰。明道先生甚渾厚寬恕。伊川先生及晦菴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

又曰。前漢書。後漢書。熟讀極佳。文章要典雅。不讀先秦兩漢。覺無古奥之致。文章自襯之

句爲杜撰。有半句沒半句爲斬湊。用近世之
語爲軟弱。俱是病。
又曰。凡作文。宜相題立意。先使規模大定。中
間起伏布置。要有法有情。一篇脉絡。要使一
氣。若斷續不貫。先後倒置。雖文詞秀麗。亦不
入格。
又曰。題目中。字字俱要安頓。有大力者。索性
將題目掀翻。另出議論。此又是一格。字義俱
要的確。若字義不明。讀時不解。用處便錯。

又曰。文字最難。是單刀直入。然直入須要有力。一聲便要唱得響亮。

又曰。明朝文集極多。好者亦寥寥。一家之言。不必勞神。如楊升菴李空峒集極佳。

中村玄貞問曰。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合作者之法。

先生答曰。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

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湊泊。逐件排甃。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法。今中國能遵行否。

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惟後七日謂之頭七。已後每七必要作佛事。

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過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曰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爲之。即有稍知其非者。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斥之爲不孝。故倜儻特拔者。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爲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

蓋有高才而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以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以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

答。韓文公變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勲業。人不可及。頗有功於聖門。何爲止以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亦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爲止以文章名世。尚論古人。倶要其終始。不

可妄言。有高才能文章者。不止於志功名趨利祿而已。如作詩作賦。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但逢迎時俗之所好。即其用心已自不肯。豈非不幸耶。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